

· 文史哲 ·

简论汉朝与龟兹以和睦友好为主流的交往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汉代是龟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王朝与龟兹的和、战关系,龟兹王族的兴衰更替和龟兹的发展,都与汉、匈双方势力在西域的消费密切相关。处理和发展与龟兹的关系,是汉朝“断匈奴右臂”和安定河西地区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睦友好是汉、龟关系的主流,双方的密切交往,使中原和龟兹及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顺利交流,有利于龟兹和内地的的发展。

关键词: 汉代; 龟兹; 匈奴; 西域; 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2011)01-0111-05

龟兹南临精绝,北连乌孙,西汉中叶以前,其东界与轮台相邻,西境在今拜城以西,与姑墨搭界;中期以后,东西边界有所开拓,西达葱岭,东至开都河。龟兹是汉代西域地区的大国,有8万多人口,胜兵21079人,仅次于乌孙和大宛。乌孙是天山以北的草原行国,大宛则远在葱岭以西,所以,龟兹依违于汉、匈两大势力,而称雄于西域诸国。与龟兹的交往在汉朝与西域诸国关系中十分重要,和睦友好是汉、龟关系的主流,而武力冲突和磨擦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回旋的逆流而已。

一、西汉与龟兹的和与战

汉初,龟兹在与匈奴的斗争中失利,成为匈奴的属国。大约自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始,至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西汉屯田渠犂、轮台止,匈奴统治龟兹76年。在匈奴的支持下,龟兹用兵周边,兼并了轮台、乌垒、渠犂,迫使扞弥臣服,奠定了丝绸之路北道霸主的地位。

西汉时,龟兹国王可知者三位:绛宾之父、绛宾和其子丞德。从武帝太初四年至西汉末,汉政府与龟兹的关系以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为界,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朝为了切断匈奴右臂,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征伐大宛,此时在位的龟兹王

是绛宾之父。太初四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获胜,回军途中路过扞弥国。其时扞弥太子赖丹入侍龟兹为质。扞弥的人口约为龟兹的四分之一,胜兵为六分之一,力量悬殊,臣属龟兹,故以太子为质。李广利责备龟兹非礼,“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扞弥质”^{[1]P3916}(《西域传下·乌孙国传》)?随即将赖丹带往京师长安为质。武帝末年,因长期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民怨沸腾,遂改变统治政策,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不复出军远征,又罢轮台、渠犂屯田。于是龟兹乘虚东进,兼并轮台、渠犂等国。

汉昭帝即位后,为北御匈奴,疏通中西交通的道路,采纳桑弘羊在轮台、渠犂屯田的建议,任命在汉朝做质子的扞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率军至轮台、渠犂屯田。龟兹闻讯,惶恐不安。亲匈的龟兹贵人姑翼向乘机龟兹王进言,绛宾之父以为然,遂调集军队攻打汉屯田军,赖丹与部下皆遇难。龟兹敢以武力与汉朝对抗是有匈奴在背后支持,但龟兹杀死赖丹,得罪了汉朝,遂上书谢罪。汉朝因龟兹不是主要打击对象,要集中力量对付匈奴,遂将此事暂时搁置。

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匈奴内讧,势力大减。《汉书·傅介子传》载,昭帝元凤年间(前80—75年),傅介子出使大宛,“因诏责楼兰、龟兹国”,因为此前“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至龟兹,傅介子

“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返回经过龟兹，龟兹王向介子报告“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遂率其部下诛杀匈奴使者。

从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至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单于壶衍鞬为摆脱对汉作战的困境，接连出动大军进攻乌孙。乌孙昆弥翁归靡和解忧公主联名上书宣帝，请求汉朝出兵解乌孙之围。宣帝调集15万大军前往救援，同时命校尉常惠出使乌孙，与乌孙昆弥共商反击匈奴大计。汉与乌孙联军大败匈奴，匈奴死伤四五万人。

汉军从乌孙返回京师途中，路过龟兹。宣帝本始三年夏，常惠调集乌孙、莎车、疏勒诸国兵5万多人，进击龟兹，责问龟兹袭杀汉校尉将军赖丹之罪。此时，绌宾之父已死，绌宾继位。5万大军压境，龟兹全国兵力不过2万，难以抵挡。绌宾请降，向常惠谢罪，说明袭杀赖丹并非自己所为，“乃我先王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1]P3916}（《西域传下·乌孙国传》），并立即绑缚姑翼送至常惠大营，常惠旋即即将姑翼斩首，率军回京，赖丹事件就此了结。

由于匈奴势力的衰退，西域诸国亲汉，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商旅来往不绝。龟兹王绌宾审时度势，出于稳定统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一改此前龟兹对汉廷模棱两可的态度，主动与汉结好。绌宾实行迂回外交，遣使至乌孙拜见解忧公主，请求与解忧公主之女弟史联姻。使者尚未返回，时逢弟史从长安学习鼓琴返回乌孙，途经龟兹。绌宾遂留而不遣，同时再派使者赴乌孙求婚。

解忧公主为绌宾的诚意所感，也为了乌孙与龟兹的结好，同意了绌宾的求亲。婚后，绌宾夫妻和睦。解忧公主上书宣帝，“愿令女比宗室入朝”。龟兹王绌宾亦“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1]P3916}（《西域传下·乌孙国传》）。宣帝准奏，同意绌宾夫妇入朝觐见。元康元年，绌宾和夫人弟史到达长安。宣帝给予优厚赏赐，“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1]P3916}（《西域传下·乌孙国传》）。夫妻二人在长安留居一年。此后，又数次来朝。龟兹与汉朝政府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绌宾王受汉朝影响，“乐汉衣服制度”，在龟兹实行改革，广泛推行汉朝制度，“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西域其他国讥讽绌宾的改革不伦不类，是“驴非驴，马非马”。绌宾不予理会，坚持改革，推动了龟兹社会的发展，也巩固了西汉对西域的统治。龟兹内附，标志着匈奴在西域

势力的瓦解。龟兹等西域诸国“思汉德威，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1]P3960}（《西域传下·乌孙国传》）。绌宾夫妇还教导子孙以汉朝外甥自居，世代服从汉朝，奠定了汉、龟一百多年的友好政治格局。

宣帝神爵年间（前61—58年），“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派人与在渠黎屯田的卫司马郑吉联系。郑吉发渠黎、龟兹诸国5万人迎日逐王。日逐王降汉，匈奴失云右臂，匈奴“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1]P3874}（《西域传上·序》）。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辖西域，都护府开始设在轮台，后移至它乾城，均在龟兹地区。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始完全确立，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绶，调遣军队，征发粮草。

绌宾死，其子承德继位。承德在位期间，龟兹与汉的关系日见亲密，政治联盟日趋巩固。承德“自谓汉外孙，成、哀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1]P3916}（《西域传下·乌孙国传》）。因此，新朝的西域都护李崇才能在龟兹与匈奴对抗。

文献记载之外，悬泉汉简中有八枚简反映了绌宾及其夫人同汉王朝的交往^[2]。

右使者到县置，共舍弟一传。大县异传舍如式。

龟兹王夫人舍次使者传。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张，卓若青帷。□内共上四卧，皆张帷床内□ 传舍门内张帷，可为贵人坐者。吏二人道。I 90DXT0114①: 112

该简记载了接待龟兹王夫人时传舍居室中的布置。

归义大月氏贵人一人、贵人□一人、男一人、自来龟兹王使者二人、□□三人、凡□□。（I 91DXT0309③: 98）

探方所出61枚纪年简的时间从公元前74年到前54年，该简的时间当在甘露（前53）以前，反映宣帝时龟兹与汉朝使节的来往。

狐胡王使者一人、□□使者一人、龟兹王使者二人、鄯善王使者一人（V 92DXT1410③: 82）

同层所出16枚纪年简，皆为宣元时期的年号，此简反映的是宣元时期龟兹与中原汉地的来往。

龟兹王使者陶□（II 90DXT0213③: 123）

此简的时间范围大致在公元前70年—前20年之间，简文内容是龟兹王使者陶某路过悬泉置的记录。

谨案□正月逋三人，二月逋四人，迫。使者龟兹王（II 90DXT0214②: 101）

同层简中，从神爵（前61—前58）到建平年间（前6—前3）的纪年几乎是连续的，可知此简乃龟兹王或其使者在此时段内往来悬泉置的记录。

□□蒲犁□乌贪乌弋奇不□□□□龟兹王副使支籍

□□□莫□步得书皆奉献诣

行在所以令为驾八乘传(V92DXT1210③: 133)

此简同出 14 枚纪年简,均为元帝初元、永光(前 48—前 39 年)年号,其时间范围似在此十年内外。简文无法通解,但据“龟兹王副使”的记录,可知龟兹王使者路过悬泉置。

永光二年六月乙亥左将军卫尉臣嘉右将军□□□臣奉世承

制诏御史曰使送焉耆王北道客传马□□□□□□文□正月癸卯东

檄蔡宗辅俱龟兹焉耆王使者三人贵廿四人

为驾一封轺传二人共载献驴十匹橐佗五匹遣马三匹(V92DXT1210③: 131)

简文内容是左将军许嘉、右将军冯奉世根据诏书通过御史大夫发给护送龟兹、焉耆王一行朝廷使者的传信。

诏医偃、博皆以请诏治龟兹王绛宾病满五岁咸以建昭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甲戌敦煌…

诏书为驾□□轺传共载□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从……(II90DXT0216②: 767)

简文内容是敦煌太守府发出的一份传信,说偃、博二位医生五年前请诏为龟兹王降宾治病,现东回汉地。敦煌以东途经各地要为之驾乘轺传,安排住宿等等。

另有一简反映汉末新莽时龟兹与汉朝的来往。

出送龟兹王传车二乘白车四乘(I91DXT0405④A: 24)

同层所出简中,有哀帝建平(前 6—前 3 年)年号,此简当为西汉末年之物。

王莽时,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民族政策,引起了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匈奴起兵反莽,西域诸国纷纷倒向匈奴,焉耆率先反叛王莽,杀死都护但钦,东起哈密、西至焉耆的广大地区又被匈奴控制。天凤三年(16 年),王莽遣五威将王骏、新任都护李崇、新任戊己校尉郭钦率大军讨伐焉耆。龟兹王弘与莎车出兵 7 千余人助汉。王骏中伏,全军覆灭。都护李崇收拾残部,退守龟兹。此时,车师、危须、焉耆、尉犁、姑墨、温宿诸国均反对王莽,唯有龟兹始终坚持维护统一。王莽死后,李崇也去世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断绝^{[1]P392}《西域传下·乌孙国传》。西域诸国陷入混战,相互吞并,莎车强势崛起,成为塔里木盆地的强国。

二、东汉与龟兹的和与战

东汉初年,莎车王贤对诸国“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2]P2924}《西域传·序》。光武帝刘秀忙于国内的统一,拒绝了鄯善诸国请置都护的要求。由于刘秀政策上的失误,莎车王贤气焰更

加嚣张。《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建武二十二年(46 年),莎车发兵攻鄯善,并温宿、姑墨诸国,灭龟兹,杀其王弘,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莎车王贤又“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驸鞬为乌垒王”。此举引起龟兹人民的强烈不满,数年之后,“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驸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身毒为巩固王位,死心踏地依附匈奴。身毒何时身亡,史无记载。

从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 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73 年)的二十多年里,龟兹在匈奴的支持下,相继吞并姑墨、温宿,击败于阗,控制疏勒。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兜题为疏勒王”^{[2]P2926}《西域传·序》。继续推行身毒的亲匈奴政策。

永平十六年,东汉大发缘边兵,北击匈奴,进取西域。窦固在天山击败匈奴呼衍王,取得伊吾卢城(哈密)。次年,汉军出塞进击匈奴于蒲类海,又降服车师。至此,东疆尽归东汉,西域与汉朝断绝关系 65 年后又复沟通。窦固联合乌孙共抗匈奴,从北线包围了匈奴的同党龟兹和焉耆。为了彻底孤立龟兹和焉耆,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争取塔里木盆地南沿诸国。班超至鄯善,杀匈奴使者,鄯善王叛匈奴附汉。班超又降服于阗,使疏勒归汉。

东汉政府又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暂住焉耆,郭恂为副校尉,统兵随都护;耿恭为戊己校尉,率数百人屯车师后部金满城;关宠为己校尉,率数百人屯车师前部柳中城;军司马班超率数百人驻疏勒磐橐城。

匈奴见东汉大军撤走,又卷土重来,于永平十八年出兵协助车师围攻戊己校尉驻地金满和柳中,同时令焉耆、龟兹攻打西域都护陈睦。龟兹王建伙同焉耆王“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2]P2928}《西域传·序》。关宠所部柳中屯田士卒全部殉难^{[3]P721}《耿恭传》,在金满的耿恭被救回时,仅剩 13 人。西域通道再次断绝。

龟兹王建胁迫姑墨共击疏勒,围班超于磐橐城。此时,章帝刚即位,令班超回朝。行至于阗,于阗人民恳请班超留下。班超从大局出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重返疏勒。此时疏勒已降顺于龟兹。班超斩杀主降的疏勒贵人及其随从,疏勒复安。

汉章帝建初三年(78 年),为惩罚龟兹,班超统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新疆于田)等国兵 1 万多人,攻占了龟兹的重要属国姑墨,斩首 700 多人。此时,西域南道的大国只有莎车尚未彻底降服,北道的强国尚有龟兹、焉耆等没有统一。班超上书章帝,提

出进一步统一西域的建议。班超说,这些未臣服国家的吏民心向汉朝,认为“倚汉与依天等”^{[2]P1576}(《班超传》)。建议拜在京的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护送其返回,与诸国联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2]P1576}(《班超传》)建初五年(80年),章帝命班超的同乡徐幹为假司马,率领缓刑的囚徒和志愿人员1000多人,前往西域支援班超。

由于疏勒、姑墨相继丢失,龟兹王建被匈奴和龟兹贵族废黜,立龟兹贵人尤利多为王。尤利多举兵攻占姑墨,又遣使策反疏勒与莎车。班超于建初三年四月上书,至建初五年初,汉朝救兵仍未到达西域。莎车以为汉兵不会前来,遂投降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起兵叛汉,疏勒王忠举棋不定。不久,徐幹援军到达,班超与徐幹率军击破番辰,斩首1000多人,疏勒复归降于汉。

班超为了增强进攻龟兹、莎车的力量,再次上书章帝,建议联合乌孙等国,共击龟兹。章帝批准了班超的请求,建初八年(83年)十二月,拜班超为将兵长史(驻外地之军事最高长官),以徐幹为军司马,另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返回,商讨汉、乌联之兵事。

元和元年(84年)十二月,章帝命假司马和恭等率领800吏卒赴西域支援班超。和恭率军进至于阗,班超此时已拥有汉兵1800多人。于是班超调发于阗、疏勒兵合力进攻莎车。莎车以重金诱劝疏勒王忠叛汉,于是忠造反,率兵西走,固守乌即城。班超改立疏勒府丞成大为新疏勒王,并调发未反叛的疏勒吏卒向乌即城进攻。执忠归国,疏勒国安。

章帝章和元年(87年)十月,班超调集于阗等国兵共2万5千人进击莎车。莎车王齐黎求救于龟兹,龟兹王尤利多派左将军率领温宿、姑墨、尉头兵共5万多人急救莎车。班超召集部将及于阗王等紧急商议对策。班超说“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东,长史(班超时为将兵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2]P1580}(《班超传》)。龟兹王得知班超撤军大喜,命温宿王率领8000骑兵截击于阗军,亲率1万多骑兵截击班超。班超探知尤利多分兵截击,命令各部秘密集中,鸡鸣之时驰赴莎车军营。莎车军遭突然袭击大乱,惊慌败逃。班超挥军追杀,斩首5000多人,齐黎被俘,莎车降汉,塔里木南线尽通。龟兹、温宿退守本土。

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班超大败月氏副王谢的7万救援莎车大军,月氏惊恐。次年,汉军大败北匈奴,北匈奴主力西迁。尤利多在莎车、匈奴、车师相继降汉的背景下,被迫率其属国尉犁、温宿、姑墨

归汉。由于尤利多长期与汉对立,班超建议立白霸为龟兹王,“超与光(使节司马姚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2]P1581}(《班超传》)。尤利多后来客死中原。这样,白氏家族开始控制龟兹王位,龟兹的对汉政策又发生了第二次大的转变。白霸一反身毒、建、尤利多三位龟兹王的亲匈奴立场,积极亲近汉朝政府。

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幹为长史,都护府设在龟兹的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大望库木旧城),徐幹屯田于疏勒,另建车师屯田。永元六年(94年),西域绝大多数王国归降东汉,只有永平十七年攻杀都护陈睦的焉耆王和尉犁、危须二属国仍不归服。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国兵7万共伐焉耆,龟兹王白霸积极支持。班超“斩焉耆、尉犁二王首,传送京师”^{[2]P2928}(《西域传·序》),再度将西域置于东汉的统治之下。

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至和帝永元三年(91年),龟兹经历了45年的战争时期。战争严重破坏了龟兹的社会经济,影响了龟兹的贸易。新任龟兹王白霸决心重振龟兹。白霸长期在中原生活,对汉文化了解较深。为王伊始,便仿效汉王朝,采取措施恢复经济。他一方面谋求东汉政府的支援,疏通丝路,增加贸易收入,同时发展本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园艺业,满足本国市场和外商的需求。在文化、艺术、法律等方面,注意吸收外来文化,还利用宗教稳定社会。在其执政的数十年里,龟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复苏和发展,白氏成为后来公认的龟兹王族。

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年老返乡,任尚接任西域都护。任尚为人性急暴躁,处事失当,又不注重民族关系,引起西域诸国不满。此时,河西羌人起义,北匈奴残余势力煽动西域诸国反汉。延平元年(106年),任尚被困疏勒,向东汉政府告急。……后梁懂与白霸合力反击,“连兵数月,胡众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2]P1591}(《梁懂传》)。

因河西羌人大起义战火愈燃愈烈,“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2]P1591}(《梁懂传》)永初元年(107年),东汉罢西域都护,匈奴势力重入西域。在匈奴的支持下,亲匈奴的龟兹贵族罢废白霸,立亲匈奴的白英为龟兹王。白英在匈奴胁迫下,派兵随匈奴侵扰河西四郡。敦煌太守张瑄上书,陈述应对匈奴侵逼之策。邓太后召集群臣讨论,尚书陈忠力主西征,击退匈奴,统一西域。安帝采纳此议,于延光二年(123年)四月派遣班超之子

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 500 名弛刑士出屯柳中。延光三年正月,班勇至楼兰,鄯善归服于汉。班勇又遣使于阗、扞弥、莎车、疏勒诸国,劝其降伏。龟兹王白英犹豫不决,班勇施以恩信,表示不记前怨,劝其归顺。白英为班勇之诚所感,率姑墨、温宿王自缚而降于班勇。白英及其后继者,始终亲信东汉,为东汉统一西域而战斗。班勇在诸国归顺之后,便调集诸国之军进攻车师前王廷,白英发步骑万余随征,击走北匈奴伊吾王于伊河谷,车师前王廷复降于汉。顺帝永建元年(126 年),龟兹又随汉攻取车师后部,大败匈奴呼衍王。永建二年,龟兹再助班勇,与诸国合兵 4 万,配合敦煌太守张朗降伏焉耆,俘焉耆王元孟,西域趋于稳定。桓帝时,龟兹与汉有过一些小的冲突,龟兹与羌人、疏勒数次抄掠张掖、酒泉、云中诸郡,“百姓屡被其害”。自李膺为度辽将军,“皆望风惧服”^{[2]P2191}(《李膺传》)。灵帝建宁三年(170 年),疏勒发生动乱,龟兹又出动大军与诸国合兵 3 万人,配合凉州刺史孟佗、西域长史张晏等前往讨伐,安定了疏勒。龟兹与东汉合力稳定西域,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三、余论

龟兹是西域的重要古国,地理位置重要,处在丝绸之路北道中枢,便于储运征调,中西贸易扩大给龟兹带来了丰厚的收入。龟兹位于塔里木河北岸,适宜发展灌溉农业。两汉在西域的轮台、渠犂、焉耆、龟兹、姑墨、乌孙等地屯田,规模以龟兹屯田最大。在龟兹附近地区屯田的汉军在 1000 人以上,屯田军在今库车地区的沙雅和新和县境内兴修了多条灌溉渠道。^{[3]P25-26}汉昭帝时,为了引水灌溉,曾组织焉耆、龟兹、鄯善的军民在注宾河(今库鲁克河)上兴建拦河坝。^[4]河坝建成之后,“灌浸沃衍,……大田三年,积粟百万”^{[5]P37}。这些水利设施有利于龟兹农业的发展。农业是龟兹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畜牧业和园艺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因此,汉朝和匈奴都把与龟兹的关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汉代是龟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朝与龟兹的和、战关系,龟兹王族的兴衰和龟兹的发展,都和汉、匈双方势力在西域的消长密切相关。处理和发展与龟兹的关系,是汉朝“断匈奴右臂”和安定河西地区战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两汉的前期,龟兹都处在匈奴和亲匈势力的奴役下,在上层人士中产生了亲匈、媚匈的思想,成为后来汉、龟关系发展的阻力,但也吸收了匈奴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匈奴对龟兹等西域属国横征暴敛,诸

国不堪其苦。而汉朝对龟兹施以怀柔之策,体恤民情,化解民怨,减轻负担,因此,龟兹诸国都诚心内附。

在汉匈战争中,龟兹上层人物举棋不定,左右摇摆,因此战事频繁,妨碍了龟兹的经济发展,使社会经济一度衰弱。王莽错误的民族政策和光武帝刘秀忙于中原的统一,无力西顾,拒绝请置西域都护的决定,一度严重影响了汉、龟关系的发展。而西汉时的龟兹王绛宾父子和解忧公主母女,东汉龟兹王白霸,以及东汉班超父子等人,则为汉、龟关系的发展和龟兹的安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龟兹在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双重影响下,社会进程与经济文化均获得迅猛发展。”^{[6]P43}“而龟兹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又在于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对龟兹经济的影响和推动”^[7]。汉朝政府对龟兹的管辖,是在保留其原有社会组织 and 政权的形式下实现的。汉朝充分尊重龟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准其沿袭旧制,立龟兹人为王,用龟兹人为官,不设郡县,抚为属国。实行“宽小过,总大纲”^{[2]P1586}(《班超传》)的政策,允许龟兹保持较大的自主权,帮助龟兹摆脱了匈奴贵族的奴役和残酷剥削。汉廷对匈奴及亲匈势力作战时,经常征发西域属国兵马,并且以龟兹、乌孙的军队居多。当龟兹及其属国受到匈奴或西域其他强邦攻击时,汉朝给予援助或干涉。西域发生内乱,汉朝或参与调解,或用武力平定,保护了龟兹及其属国的安宁,履行了宗主国应尽的责任。龟兹也担负起了自己的义务,纳质子入侍汉廷,侍子丞德、白霸等在汉朝京师学习先进的汉文化,继位为君后,诚心内附,仿效汉朝制度,厉行改革,抗击匈奴,积极资助军需物资,支持汉廷的军事行动,履行了地方政权对中央应有的忠实和承诺。汉朝和龟兹的友好往来,使中原和龟兹及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顺利交流,有利于龟兹和内地的发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4]酈道元.水经注·河水篇[M].
- [5]王国维.水经注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6]刘锡淦.龟兹古国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
- [7]尚衍斌.汉唐时期龟兹经济的几个问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4).

责任编辑:秦小珊